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唐三藏西遊釋厄傳 江流和尚思報本

卻說那金山寺長老，叫做法明和尚。當日坐禪，修真悟道，已得無生之壽訣。向領南極星君鈞旨，玉帝金旨，觀音娘娘法旨，著貧僧好生撫養。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其子年長一十八歲。長老就與他取個耳名，叫做「江流」。後因削髮修行，又取法名，取名三藏。摩（原作「磨」）頂受戒，立志出家，堅心修道。正值暮春之際，暑氣逼人。眾人就在鬆陰之下，打坐片時，講經論法，運氣參禪，說其奧妙，泄出玄機，那酒肉和尚恰被三藏難倒。和尚大怒，就罵道：「沒爺的雜種，沒娘的業畜。常言道：我是個前輩，吃鹽多似飯，何為不曉。你姓也不知，天地也不識，豈可為人在世！」

三藏被他說出這些始末根由，回入寺裡，去見師父，雙膝跪下，眼淚雙流，哀告師父曰：「人生於天地之間，稟陰陽而資五行，蓋由父生娘養，豈有為人在世而無父母者乎？」再三哀告，求問父母姓名。長老答曰：「汝要尋父母，可隨我到方丈裡面，我說與汝名姓。」那三藏就跟著法明師父，直到方丈。三藏仍然跪下，苦苦哀告。那法明長老見他不是個忘本之人，就指重梁之上，取下一個小匣兒，打開一看，取出血書一紙，汗衫兒一（原缺「一」）件。那三藏當法明長老前，將血書拆（原作「折」）開，讀曰：

溫嬌寫刺血書，付與法明養我兒。父中狀元陳光蕊，丞相殷開是外公。升父江州為州主，與母登途赴任居。婆婆張氏身沾病，萬花店內寄婆身。雙雙行至渡江口，稍水劉洪接夫身。夫婦登船平穩過，誰知立起不良心。撐至孤村沒煙處，將父謀殺迫娘身。身懷遺腹難從允，強從劉賊為夫仇（原作「猶」）。幸產我兒賊遠出，孤托金山是法明。長大教他來尋母，血書為證莫埋沉。

那三藏將血書讀罷，大哭於地：「父母之仇，不能報復，豈可做世人也？十八年來不識生身，至今日方能尋母親。此身若非師父撫養，育我成人，此恩何能酬報。待弟子去尋見母親，頭頂香盆，重建殿宇，報答師父撫育之恩也！」師父曰：「你去尋母，你可帶這血書與汗衫前去，只做題緣，徑至江州，化入私衙，才得你母親相見。」

三藏領了師父言語，就裝做化緣的和尚，徑入江州抄化。不料劉洪有事外出，未曾在衙，也是天教他母子相會。三藏就在衙門前打聽得劉洪出去，徑直抄化，直入私衙去了。

有殷小姐正在衙內，追思晚夢見月缺再圓（原作「員」）之象。小姐自思曰：「我夫又被這賊謀殺，且我的兒子托孤於金山寺法明長老撫養，我將屈指數來，則有十八年矣。莫不是天教（原作「交」）相會，亦未見得。況且這兩日眼跳心驚，不知有何吉兆。」聽得衙門前有人唸經，聲聲叫「抄化」。三藏雲：「上至千貫，下至一文錢，若人肯施捨，布福定無邊。」小和尚行到樓邊，又叫一聲，且無人應。漸次行進，大叫一聲。只見殷小姐出來問曰：「你這和尚，是何處僧人？」三藏答曰：「貧僧乃是金山寺法明長老的徒弟。」小姐答曰：「汝既是金山寺的長老的徒弟，你在那裡坐（原作「座」）下。」

小姐就將齋飯與僧人吃。仔細看他舉止言談，好我光蕊一般行藏。那小姐見四壁無人，私自問曰：「你這小和尚，還是自幼出家？還是中年出家？姓甚名誰？父母如何將你出家？」那三藏答曰：「我也不是自幼出家，我也不是中年出家，我也有姓有名，有父有母。」小姐曰：「你這小和尚，說話好笑，又不是自幼出家，又不中年出家。你姓甚麼？父母是誰？」小和尚答曰：「我說出來，冤有天來大，仇（原作「售票員」）有海樣深！我父被人打死，我母卻被賊人占了。我師法明長老，教我在江州州主衙內我母親。」小姐問曰：「你母姓甚？」三藏曰：「我母姓殷，名喚溫嬌，我父姓陳，名光蕊，我名叫做陳江流，法名取做三藏。」小姐答曰：「溫嬌就是我們身。法明師父如何不同來？有何憑據？事屬（原作「熟」）可疑。」那三藏聽說是他，雙膝跪在地下，哀哀大哭：「老娘若不信，見有血書汗衫為證！」溫嬌接過一看，果是真也。母子相抱而哭。就叫分舍。三藏曰：「十八年不識生身，今朝才見生身本，哀然而別，教我母子恩情如何過活。」小姐曰：「你火速抽身前去！劉賊若回，他必害你性命！我為娘的如何救得你。」三藏曰：「不肖今朝尋見母親，從此別去相見焉知何日？」小姐哭曰：「我兒，你說得極是。我明日假裝一病，只說先年前許舍百雙僧鞋，來你寺中還願。那時節，我有話與你說。」三藏依母之言，拜辭殷小姐而別。又聽下回分解。

父母恩情似海深，慇懃孝養報雙親。